



住在经纬街上的

玛达姆

□叶鸿南

秋风起了，吹来阵阵寒凉。

天空中，排列整齐的一队大雁向南飞去，“嘎……嘎……”掠过拉长音的雁鸣，它们在呼唤着掉队的伙伴。

远处，一只孤零零的大雁在奋力追赶队伍，不知是体弱还是受伤，那只落单的大雁离雁阵越来越远了。

在我家经纬街上的院子里，玛达姆就是落单的大雁。

玛达姆是一位俄国老妇，没有人知道她何时搬来此地，多大年纪，叫什么名字。在院子里，无论大人孩子都称她为玛达姆。

20世纪50年代，仿佛退潮般，当年争相涌入哈尔滨的俄国人都走了，只留下她一个人。

平日里，玛达姆深居简出，好像没什么亲人。离经纬街不远，在大安街煤场隔壁，也有一位俄国老妇，跟玛达姆年纪差不多。人们经常看见她们坐在中央大街妇儿商店橱窗前的台阶上，看人来车往，一坐就是半天，她也许是玛达姆在这座城市里唯一的朋友了。

她为什么不走呢？邻居们对此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：一种是，玛达姆是位佣人，年老体弱，被主人抛弃了。她平日里生活节俭，总是买很便宜的果蔬，可见，没有什么积蓄，想走也走不了。另一种是，玛达姆是位俄国旧贵族的遗孀，理由是她有很多衣服，每次出门都要更换。那些衣服质地与做工都极好，穿在身上优雅而别致。特别是她项上挂着一个很大的银质十字架，上面有颗绿色的宝石闪闪发亮，价格肯定

不菲，如果是穷人能买得起吗？

于是，人们想当然地认为，既然在这里生活得很好，一把子年纪了，为何还要远渡重洋，重新安家，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？

玛达姆住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，独门独户，平日里喜欢侍弄花草。窗台上摆放着一排花盆，里面栽种着不同品种的花卉。尽管由于周边楼房遮挡，日照不足，但这些花照样顽强地生长着，蓬勃地绽放着五彩缤纷。

特别是在墙根下种的一排排紫色的牵牛花，在夏天时密密匝匝，枝茎爬满了整个墙壁，一直攀缘到屋檐下。远远地看去，她家的房子仿佛生长在花丛中一般，使人有童话中森林小木屋的联想。

玛达姆汉语说得不好，邻居们俄语说得也不好，这影响了中俄居民之间的交流，但并不影响邻里间的和睦相处。玛达姆年老体弱，每遇到重活的时候，比如劈柴、运煤、倒炉灰等等，总有一些半大小子前来帮忙。她在粮店买的粮，无论是谁看到了，都会帮着把粮袋接过来，一直送到她家门口。

那些年冬天雪大，有时下了整整一夜，把房门都能堵住。清晨，我经常跟在大人后面，用铁锹和扫帚在玛达姆家的门前，清理出一条干干净净的雪道。

玛达姆喜欢孩子，尽管我们跟她并不十分亲热，但每当看到我们这些正在院子里玩耍的孩子，她总是舒展着脸上的皱纹，暖暖地微笑着，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，从口袋里掏出花花绿绿的糖果给我们吃。当我们用大人教的俄语“斯巴细巴”表示感谢时，她就用干枯的手摸着我们的头顶，笑得越发慈祥。

有一天，母亲让我把叠好的几件衣服给玛达姆送去，这是玛达姆昨天洗后晾的，忘记收了。

这是我第一次去玛达姆家。她家地势很低，进屋后还要下几个台阶，也许是窗户有牵牛花的遮挡，而且窗户又比较窄，室内采光明显不足，眼睛要过一会儿才能适应。

玛达姆的家收拾得十分干净，一尘不染。靠墙的方桌上，铺着熨烫平整的方格桌布，摆放着锃亮的咖啡壶。玛



达姆用这把壶给我煮了杯热气腾腾的咖啡，并往杯里放了两块方糖，咖啡的香气顿时在房间里弥漫开来。

这是我第一次喝咖啡，那甜甜香香、略带苦味的饮料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时至今日，我特别喜欢喝咖啡，也许就是源于童年时味蕾的记忆吧。

玛达姆家的墙壁上挂了一幅油画，玛达姆指着画面上的一栋别墅，用半生不熟的中文对我说，这是家，家里有爸爸、妈妈和哥哥。

我傻傻地问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回家呢？”

她好像没听懂我在说什么，怔怔地半晌没有说话，过了一会儿，才把我慢慢地揽在怀里，紧紧地抱着。良久，有几滴温热的水珠，落在了我的脖子上。

春天是哈尔滨特别宜人的季节，不凉不热。院子里和街道上到处都是盛开的紫丁香花。脱去臃肿冬装的人们走出家门，尽情享受温暖和煦的阳光。可是，院子里一连多日都没见到玛达姆。

玛达姆病了。

晚上有邻居来找父亲，请他去给玛达姆看病。父亲是位医生，在俄语医疗专科学校毕业，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。去给她看病时，父亲带上了我。

父亲给玛达姆量了体温，用听诊器听了听，

留下了几包药，又用俄语说了些什么，大概是说药的服用方法吧，玛达姆不停地点头。

临走时，玛达姆要把一沓钱塞给父亲，父亲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了。双方又用俄语争论了半天。出门后，我好奇地问父亲：“你们在说什么？”

父亲说：“玛达姆说，医生上门看病，是需要给医生付费的，这是我们俄国人的习惯。然后我回答的是‘谢谢！这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习惯’。”

玛达姆的病好了，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：给花浇水，到市场买菜，在门前晒太阳，见到孩子们就发糖。当然，我们领到糖之后，照例是一哄而散，继续疯玩儿去了。

夏天还没过完，玛达姆又有好几天没在院子里露面了。这次与往常不同，她家的门上一连几天都挂着一把铜锁。牵牛花好几天没喝水了，都有些发蔫了。

我问母亲：“玛达姆又病了吗？”母亲回答：“玛达姆去养老院了，再也不回来了。”

后来我听说，哈尔滨有家国内唯一的一家外侨养老院，收养的对象主要是苏联侨民中生活无依靠的孤寡老人。自此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见到过玛达姆。上学、工作、娶妻、生子，很快就将玛达姆淡忘了。

多年以后，我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：哈尔滨外侨养老院最后一位苏联侨民妮娜·伊凡诺夫娜·罗果娃因病去世，享年98岁。

这条消息翻开了我尘封的记忆，一位满头银发，饱经沧桑，笑容优雅的面孔又在眼前浮现出来。我不知道消息中的妮娜是不是院子里的玛达姆，有可能是，也有可能不是。但是与不是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妮娜本身就是玛达姆呀。

应该说，玛达姆是不幸的。因为某种原因，她被迫远离故土，在异国他乡，无依无靠，举目无亲。

应该说，玛达姆是幸运的。在她最困难的时候，一个陌生的国家收留了她。尽管语言不通，但无数素不相识的普通人，以人性的光辉温暖着她，为她提供着无私的关注与帮助。这个国家的政府更是以人道主义、国际主义精神，为她在养老院里提供超国民待遇，使得她舒适安逸地度过自己的最后时光。

玛达姆走了，走得有尊严，无遗憾。她曾历经人生坎坷，饱尝世间冷暖。愿她的灵魂安息。

人言

讲述我与这座城市的那些事儿



本版主编 宋辉 责任编辑 程世欣 版式 程世欣

与您约稿

本版以呈现哈尔滨风情风貌、展现哈尔滨特质魅力、传承哈尔滨城市温度为主，以随笔、散文、杂感等不同文体，对文化多元、风貌独特、底蕴深厚的哈尔滨，作出形象、深刻、诚挚的解读。力求通过这些个性化的民间记录，打捞、梳理出这座城市的记忆碎片和人文脉络。

稿件字数1000-3000字，可配发若干老照片，并注明姓名及联系方式，发至邮箱22354430@qq.com即可。